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六卷 愚百姓人招假婿 賢縣主天配良緣

一

揚帆載月遠相似，佳氣蔥蔥聽誦歌。
路不拾遺知政美，野多滯穗是時和。
天分秋暑資吟興，百時溪山人醉哦。
好捉蟾蜍供研墨，彩箋書盡剪江波。

這一首詩，乃宋賢米元章贊美賢明州縣而作。大凡為州縣者，須有愛民之心，又有愛民之才，斯能體恤民情，通達下意，看百姓事直如自己的事，處置得停停妥妥。雖至極難分解之訟，而格外施恩，法外用意，不唯心力為勞，兼且解囊相助，將壞做變做美事，奸巧者轉受奸巧之累，良善者仍得良善之益，方是為民父母的道理。若為官府者貪婪不法，唯知奉承上官，刻剝百姓，民事置之不問，事有疑難，全不細心體察，一味聽了胥吏，糊塗了帳，何以折服人心？於地方有何補益？今日所以發此一段議論者，只為近今有一兒女相爭之事，彼此捏告，縣宰經年不能斷理，虧得一位賢明官府到任，委曲周全，既息紛爭，且成就了一樁好事，人人悅服，一時傳為美談。要知此事出在何處，待在下細細說來。

江蘇省內江府上海縣地方，有一人，姓王，名慕郭，年過四十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子，孑然一身，專靠起課算命為活。生平卻極守本分，不貪酒，不好賭，待人一團和氣，人皆呼為「老王」。門前開一卜筮店，每日有一二百文進門，用度卻也有餘。只因不娶妻室，常思或子或女，撫養一個，以為終身靠老之計，托人尋覓。其時地方成熟，誰肯把兒女與他？

一日，適有間壁鄰居趙媒婆走進來，說了半日的閒話，問道：「王先生，你靠命數為活，日子卻也過得，但既無家小，不能生男育女，將來年紀漸漸老起來了，那個是你著肉之人？」老王道：「正欲過繼一個兒女，以為依靠，只是沒有湊巧的。」趙媒婆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如此說，卻好北門外尤大官近日老婆死了，遺下一個女兒，才得六七歲，無人照管，尤大官正要過繼與人。好一個乖巧孩子，可要同去看一看？看得中意，便可當面說定了。」老王聽了，欣然鎖上店門，一齊來到尤家。

要知尤大是一個不習上的人，平日貪賭好酒，家業全無，妻子在日，做些女工幫貼，母女二人，已是半飢半飽。今妻子又死了，巴不得將女兒出脫，無所牽掛，好遂他賭錢吃酒之興。見老王同人到家，說知來意，一說一個肯，便令女兒出來相見。

老王見女子衣服雖然襤褸，面相卻是端正，聲音也清楚，看是個有些出處的，便向尤大道：「令愛既肯過繼於我，便是我的女兒了，分明與兄無乾，日後撫養教育，擇配適人，皆我做主，老兄不得與聞。這句話到要預先說過的。兄若應允，明日是一好日，便來領去。」尤大滿口應承道：「吾因養不活他，故肯過繼與兄。一應事情，有老兄做主，是極好的了。我何苦又來相認？」老王見其出自真心，並無假意，又把女兒細細端相了一遍，約定明日來領，遂拱手而別。又別了趙媒婆。

老王身邊有些碎銀子，不即歸家，忙忙走到典衣鋪中，約略女兒身材，買了小女衫一件，小布裙一條，小女帽一頂，一到明日，即托趙媒婆到尤家替他穿著停當，然後領歸，拜壽星，拜繼父，取名「壽姑」。

說也奇怪，壽姑初到壽生人家，又不哭，又不嚷，叫拜就拜，叫他說話就肯說話，百依百順，竟像養熟的一般。老王歡喜得不得了，就趙媒婆也嘻嘻的笑起來。過了數月，便能烹茶掃地，照管門戶，陪伴著老王，親親熱熱，如同自己生的一般。老王喜得女兒伶俐，便托一鄰家婦人梳頭纏腳，並學些女工針指，算命得閒，時常坐在旁邊，教他識幾十字，連「小九歸」也與他講講。喜得壽姑心性聰明，一學便會。到十二三歲，便能替老王心力，料理米鹽諸務。老王所以如珍寶一般愛他，一刻也少他不得。年交二八，出落得身才俏麗，顏色嬌美，竟是一個出色女子了。老王常思再隔幾年，尋一好女婿入贅進門，便可父女相依。即壽姑心中亦願常在繼父身邊過日子。此雖異姓父女，卻是真心實意的。

忽一日，老王正坐店中，見有一人衣服華麗，舉動輕佻，跟一小廝，走進店來，拱手道：「煩起一課。」老王聽其聲音，知是本地人，也不去問他姓名誰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坐。」

你道來者何人？這人姓錢，混名錢剝皮，崇明人，捐了一個監生。家中開一小當，又在上海開布鋪。一生諸事慳吝刻薄，獨見了婦人，如蒼蠅見血一般，盡肯花費幾個風月錢。每年到上海一次，向布鋪中清理帳目，適有貨物要置，特來卜問有利無利。老王便將課筒搖動，批斷好歹。

正說話間，壽姑送茶與父親吃。錢監生一見壽姑，頓時神魂飄蕩，自忖道：「吾到上海，看見多少婦人，卻多平常，何意此間到有此美貌女子！」老王見是有體面的人，回頭向壽姑道：「再取一杯茶來。」忙將自己的茶雙手送過去。錢監生推住不接。及壽姑再送茶來，便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」忙欲起身來接，壽姑將茶放在桌上，轉身進去了。

錢監生尚在呆想，又見人來起課，送過課金，道聲「重煩」而別。回到鋪中，思想：「此女年紀約有十六七歲，正在破瓜時候。身段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姿色美豔，更有一種丰韻，尤覺可人。未知曾受過聘否？如未許人，若這銀子不著，娶到家中作一小星，豈非大妙的事？」呆呆獨坐思想。忽有兩人走進。錢監生一見大喜，道：「正欲來請，有話商量，恰好二兄到來，正是機緣湊巧！」

看官，你道這來的二人是誰？一個姓李，混名百曉；一個姓張，混名賽葛，專在大戶人家做幫鬧蔑片。張賽葛更有些些小智謀，又且衙門精熟，官司走跳，人皆見其能幹，所以叫他「賽葛」。因錢監生是好色之徒，常常哄他闖寡門，嫖女客，以圖酒食醉飽，因此往來莫逆。今見錢監生歡然相迎，又道有話欲商，自然有些油水的事來了，便帶笑問道：「錢爺有事欲商，只恐在下才拙做不來。」錢監生道：「不要取笑。我且問你，此間有一起課的老王，二兄可認得麼？」百曉道：「素來相識，為何問他？」錢監生道：「吾在上海，本欲娶一小妾回去，適往問卜，見他家中有一女子，到也看得過，甚為中意，欲煩二兄為媒。財禮不拘數目，只要事成。」百曉便道：「容易，容易。說了大爺名姓，包管一說即成。」賽葛道：「你不要誇口，這老王為人有些蹊蹺，未必容易。」百曉道：「從來財物動人心，錢大爺既肯出大價錢，憑著你我這張嘴，甜言蜜語，不怕老王不依。」賽葛道：「既如此，你衝頭陣，明日你且去說。倘或不允，吾添生力軍幫你，如何？」說說笑笑，夜膳已至，三人共飲。臨別時，錢監生先送了二兩頭，慇懃致囑道：「事若有成，改日還要重謝。」二人稱謝而去。

百曉睡了一夜，天明起來，恐老王占卜忙忙，吃過早膳，慢騰騰走到老王店中，拱手道：「王兄，近日財氣旺否？」老王道：「托福，托福。」兩人坐定，略叙幾句寒溫。百曉便問道：「令愛貴庚幾何？」老王道：「十六歲了。」百曉道：「曾定親不曾？」老王道：「尚未受聘。」百曉道：「到此年紀，也不可緩了。小弟今日特為令愛親事而來。如令愛才貌，必得嫁在富厚人家，呼奴使婢，穿好吃好，方不枉此一生。若嫁在清苦人家，如何過得日子？豈非為父母的活害了他了？小弟與兄相厚，卻尋一個大財主與令愛作伐。」老王道：「大財主人焉肯與我貧家對係？」百曉道：「兄言雖是，但只要不圖虛名，專求實在受用，貧亦可以配富。不瞞兄說，今有一崇明富人，姓錢。身上貢生，家私巨萬。年紀不滿三十。因無正室，欲在此地娶一偏房娘子，財禮要多就多。久慕令愛芳名，特托小弟為媒，此是令愛大福，王兄萬勿錯過。」老王從來不得罪人，一聞欲娶女兒作妾，便勃然變色道：「我老王雖窮，決不肯變賣女兒，勿開尊口！」便起身道：「適有小事，失陪了。」竟一直走開。百曉一場沒趣，怏怏出門。一路思想：「倒被賽葛料著了，此時作何理會？」

卻說賽葛是日已在錢家等候。正談笑間，忽見百曉垂頭喪氣走來，明知不妥，便道：「百曉兄，想王家之事已停妥了？」百曉只把頭來搖。錢監生道：「可不中不諧了？」百曉因將自己如何說法，老王如何回絕，一一說了。錢監生意興索然，便向賽葛道：

「兄有高見，玉成此事，決不相負。」賽葛道：「門路卻有，但白手做不來的。錢兄不惜所費，不要性急，吾去尋一人來，包管此女到手。」錢監生大喜請教，賽葛疊兩個指頭細細說來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二

使盡心機破盡財，那知乖處把成呆。
好花欲彩無從彩，始信紅顏是禍胎。

話說錢監生思圖壽姑為妾，老王不允，因向賽葛問計。賽葛便道：「此女本非老王親生，是北門外尤大的女兒過繼與他的。倘弄出尤大來作主，不怕此女不到手。但尤大如今不在上海居住，搬往青浦去了，必須尋他回來，故說先要破費錢鈔。」錢監生聞言大喜，即取十兩銀子與賽葛，道：「權作盤費，煩兄明日就行。」賽葛對百曉道：「你我同去，何如？」百曉道：「當得奉陪。」吃了晚飯而別。

再說尤大白女兒過繼出門後，屋也賣了，一身無著，溜來溜去，溜到青浦居住了。一日，正立門首，只見兩人走來，把他一認，問道：「你是尤兄呀？」尤大聽是同鄉聲音，便應道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走進，拱手道：「多年不會。」尤大仔細一想，道：「原來是張、李二兄，到此何干？」賽葛道：「知道吾兄窘乏，特送大大一注財香到門。我兄不知要不要？」尤大忙問道：「財香在那裡？說我不要，難道是背財生的？」賽葛道：「兄從前過繼與老王的令愛，今日長成了，出落得一表人才。育一財主欲娶她作妾，肯出大大財禮。我弟兄二人知是吾兄親生的，故請你回去作主。兄若不去，此種財香獨歸老王之手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尤大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，只是兩手空空，如何起身得動？」賽葛道：「兄若肯去，便舟同往，何如？」

尤大大喜，亦無甚行李，帶上了門，跟著二人便走。開船正遇順風，不兩日便到了上海，一齊到到錢家。二人先進內說：「尤大來了，須要先與他些甜頭。」錢監生點頭，便叫請進。正值午牌時分，便請尤大吃飯。尤大是清淡久的人，見了大酒大肉，攏嚼了一飽。錢監生慢慢的踱將出來。賽葛向尤大道：「此位便是崇明錢大爺，為人極好，家裡又富。因慕令愛才貌，欲娶為妾，故尋兄來，聘禮竟是三百兩。兄若嫌輕，即再添些也不妨。今晚即立紅契，先交定親銀三十兩，餘待令愛過門，一並交清。」尤大聽見有三百兩銀子到手，已是滿心歡喜，又先交三十兩，可作大大的賭本，正中下懷，便一一應承道：「明日吾去與老王說，女兒是吾生的，不怕他不依。」是夜，寫定婚書，先交三十兩銀子。

尤大巴不得天曉，一到次日清早，趕到王家。老王一見尤大進門，起身問道：「尤兄，久不會面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來得恁早。」尤大道：「一來奉候，二來看女兒。」老王叫喚壽姑出來相見。壽姑因是自己父親，十年相隔，道了萬福，在旁陪坐。問道：「爹爹幾時到的？」尤大道：「昨日。」又問：「昨夜擔擱何處？」尤大道：「在布鋪錢……」便縮住了口，改說道：「在一朋友人家過宿。」

壽姑乖覺，察言觀色，有些蹊蹺，便起身道：「我去取茶來。」又向老王道：「茶葉瓶放在何處？」老王會意，便道：「我來拿與你。」起身走進。壽姑走至灶下，悄悄對老王道：「我父親到此，似乎不懷好意，方才說出一『錢』字，便縮住了口，莫非前日那個姓錢的要圖女兒，尋他來的？爹爹須留心防他。」老王點頭走出，隨後壽姑送茶出來，各用了一杯。老王先向尤大告訴道：「我近日為了女兒受了一場大氣。」尤大問是何緣故。老王道：「日前李百曉來說，有一富人要取女兒為妾。你想，好好人家女子，就算不是親生，豈忍將他變賣？被我搶白了一場，方才閉口。你道氣也不氣？只怕尤兄聞知，也要動氣哩。」

尤大聽此一番說話，倒弄得開口不得，算來坐此無益，只得立起告別，一直竟到錢家。賽葛一見，便問：「你去如何說了？」尤大道：「尚未得說。」錢監生焦燥道：「如何不說？」尤大將老王之言備訴一遍，又道：「老王倒像未卜先知的。你想，他先說了如此一番言語，你道我開得口麼？故急趕回商議。」錢監生直跳道：「女兒是你生的，你說不怕他不依，此刻為什麼又說出這這這話來！」賽葛道：「大爺不要性急，老賽尚有妙計。看他跳得出我的圈子麼！」錢監生道：「有何妙計？快說，快說。」賽葛道：「尤兄賣女為妾，老王可以爭執。配人作妻，難道親生之父也做不得主的？據我之見，莫若僱一年紀相配之人，假充為婿，竟說已經定親，目下要娶，今來領女遭嫁，名正言順，就當官也說得去，看老王再有何說。如再不依，憑我這筆尖與他當官理論罷了。但充假女婿，必須一心腹之人，先與講定，事成之後，此女仍歸本主。相貌到要好好兒的。錢兄可有此人麼？」錢監生想一回，道：「人到容易。吾當中現有小伙計週二官，年紀十七八歲，面目亦甚白淨，可以充得。只要說定便好。」賽葛道：「既如此，喚了他來，方好做事。」錢監生忙差人趕到崇明，叫週二官去了。

再說週二官本上海人，原是好人兒子，從小也曾讀書，只因父母雙亡，家業全無，有人薦他到錢監生當中學做生意，卻是一個誠實子弟。聞主人來喚，隨即下船，趕到相見。錢監生見了，即便開口道：「吾有一事煩你，事成重謝，不叫你吃虧。」二官問主人何事。錢監生道：「吾為娶妾，女家不肯，要你充做假女婿哄他上鉤。你切莫推卻。」週二官聽了，默然不應。錢監生道：「你肯不肯，不妨竟說。」二官道：「主人娶他為妾，我去認為妻子，是欺主人了。我既認為妻子，如何復為主人之妾？名義所關，只怕使不得。」錢監生見他回得斬截，便怒道：「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只此些小事情煩你，你就推三阻四！吾平日白白照顧你了！」悻悻的走開了。

張、李二人圓全道：「吾勸你依他的為是。倘你不依，惱了他財主性，你便立身不牢了。或更說你克落銀錢，虧他資本，著你身上要賠補起來，你如何擔得起？若依了他，將來還有許多好處哩。」兩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週二官沒奈何允了，便回復錢監生道：「二官已經勸允，明日叫老尤竟將茶果送到王家，不要遲了。」

錢監生大喜，忙忙買起茶葉果子，叫尤大親自送去。老王見他來得奇怪，便指著茶果道：「你拿這東西來怎麼？」尤大道：「女兒對親周姓，昨日受茶，他家就要娶的，故來與你說一聲。」老王大怒道：「你莫說欺心的話！當初過繼時，說定憑我作主，有趙婆可證。我撫養十多年，看看長大，你便來作主對親，只怕情理上太說不去！」尤大道：「我生的女兒，自然是我作主，難道不許他嫁人不成？」兩下你爭我論，便大鬧起來。壽姑在內聽見，亦來數說尤大道：「從前忍心拋棄，今復貪圖財禮，若無繼父，我不知死在那裡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大哭起來。鄰右聽得，俱走攏來。老王一五一十告訴，眾人俱說尤大不是。尤大見眾人俱說他不是，即指著老王道：「私下說不明了的，我與你當官理論！」說罷便走。

老王氣得發昏章第十一，只得去尋趙媒婆來告訴他。趙婆聽罷，便頓足道：「這是尤大當初親口說的話，如何今日昧心來爭！但他此去，既說告狀，說得出，一定做得出。倘他告到當官，押令出嫁，如何是好？你卻不可不防。」老王道：「難道女兒竟被他奪去不成！」壽姑痛哭道：「趙娘娘，這是父親欺心假計，不過哄騙我去賣人為妾，我是斷不肯去的。」老王道：「這句話，李百曉從前說過。到了官，我只說他假騙作妾，百曉也不好抵賴。」趙婆道：「百曉是他一路神祇，如何肯幫你說？況且口說無憑，叫官府也難信。據我看來，除非這裡也尋一個對頭，說對過親事在先，不便再受人聘，庶幾說得進去。」老王道：「此計固好，但教我一時那裡尋得出一個女婿來呢？」趙媒婆道：「只要一騙過，弄人假充亦可。你若沒有，我有一個外甥在此。此人姓方，年紀十八歲了，住在吾家對門，平日報聽吾話的。只要許他幾兩銀子，假充女婿，吾便充做媒人，當官一口咬定，便不怕女兒斷去。事成之後，另自擇配。你道好也不好？」老王此時恐怕奪去女兒，沒做理會處，聽了趙婆一片話，信為妙計，竟照言行事。所謂「急何能擇」了。

卻說尤大當日與老王爭論之後，同張賽葛等商議，竟到縣前叫喊。官府問了話，著令補紙進來。賽葛便與他寫了呈詞，竟說：

「老王因圖財禮不遂，匿女阻嫁。」將對親日期，女婿姓名，媒人李百曉，一一寫明，旋即投進。三日後，批「候喚訊」。老王聞知，亦訴稱：「從幼撫養，婚配應身作主，久已對親。尤大貪圖財禮，復欲招婿。」也將女婿媒人姓名一一開列投控。也批「候訊」。

從來說，官無三日急。又遇一糊糊塗塗不大理事的官，雖皆批准，只管懸宕不審。尤大催審數次，仍舊沉擱，舊冬事，直至來年八月中方掛牌拘審。當日縣官坐堂，先叫尤大上去問了一番，又叫老王上去問了一番，便開口道：「據我老爺看來，除非分一女作兩女，或兩男並作一男，方免爭奪。女既分不開，男又合不擾，教我也無可如何。這都是媒人多事不好。」趙媒婆聽說媒人不好，忙即跪上道：「小婦人做媒在前，沒有錯的，都是後邊做媒人的不好。」百曉亦跪上辨道：「尤姓的女兒，小的替尤姓做媒，如何得錯？」縣官拍案大怒道：「這個不錯，那個不錯，難道倒是我老爺錯了不成！我老爺不耐煩審問，你們去議和了罷！」吩咐都趕出去。兩旁一喝，一齊趕退。老爺早已退堂，陪伴小奶奶去了。欲知私議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

公平拆獄紀前賢，墨吏如何只要錢？

家室團圓人盡樂，至今海上頌青天。

話說縣官審後，便有原告一邊人來勸老王道：「王兄，你要曉得，尤大告狀，暗裡有人替他出錢，你們若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送與衙門人受用，不如將女兒讓他的。」老王只是不允。

再說錢監生思想壽姑，巴不得即刻到手，擔擱上海幾及一載，事又不成，衙門中人及張賽葛、李百曉用他的錢也不少了，心上好生焦悶。賽葛因說道：「現在官府只辦有錢的事件，除非送些賄賂，叫他批結，著歸本生父嫁人，恩撫不得爭執，便是定案了。不怕老王不把女兒送出。但正項及雜費必得千金方數。」

錢監生無奈，只得依他話去通關節，送銀縣主。果然「錢可通神」，不上二日，便發朱票一紙：

仰原差速押王慕郭將尤姓之女交還尤大，以憑出嫁，不得抗違乾咎。

限三日繳。

錢監生揚揚得意，以為再無不穩之事。老王聞知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，父女相對痛哭。

只見尤大同著原差進門，原差得過一大塊的了，取出朱票，向老王道：「如今沒得說了。你看，血灑灑的朱票，限在三日內完結。速將過繼令愛交還本生，吾們好去消票。」老王尚未回答，只見壽姑蓬頭散發大哭，走將出來，指著尤大道：「你肯做昧心的事，我不肯做負心的人！今日如要逼我去，我便死在你面前！」一面痛哭，隨手即向桌上搶一把裁紙的月在手，便要自刎。尤大忙來奪住，老王也勸女兒。原差恐怕弄出事來，便搖頭道：「好一個執性女子，我們且去，慢慢勸她回意，再來相請。」尤大乘機也一溜煙走了。

老王見女兒如此光景，心中益覺不忍，嗟歎不絕。隔了一日，正愁尤大原差又來相逼，只見一相識人走來道：「王兄，你救星到了。現在舊官去任，新官即日到來，有人傳說新太爺清廉明察，從不肯冤枉民事。你速速打點去告狀，尚可挽回。」老王聞言大喜，忙與壽姑說知。壽姑心下稍寬。

話說新太爺係旗下人，舉人出身，為官清廉平恕，視民如子。初次砍告，訟者紛紛。一見老王狀詞，情節離奇，叩批「准訊」。果然庭無留訟，不上數日，掛牌就審，仰厚差拘齊人犯，不許遺漏一名。斯時，兩個假婿并拘到案，壽姑亦要出官。臨審這日，齊齊伺候縣前，看的人一時擠滿，一則貪看壽姑姿色，二來要看新官審事。

停了一會，大爺升堂，原差把人犯一齊帶進，逐一唱名過，吩咐跪在兩旁。先喚趙媒婆上去，將壽姑過繼情由，對親日期，細細問了一遍，喝聲：「下去！」便叫老王問道：「你撫養壽姑雖已有年，但既要對親，何不與尤大說知？」老王道：「尤大飄流別處，十年不來，叫小人何處與他說？」太爺點頭，即叫尤大問道：「你養女不活，王慕郭代你撫養成人，叩要與他定親，也應先去通知，何故擅自作主？本縣看你拋卻女兒十年有餘，何以遽然擇起女婿來？其中決有別情。」尤大被官府道著心事，只管磕頭，道：「已奉前任明斷，因王慕郭抗斷不遵，又費太爺天心。」太爺把案桌一拍，道：「胡說！前任是前任斷法，本縣是本縣審法，說什麼前任不前任！」兩旁看的都疑這場官司尤大要輸了。

太爺因叫壽姑上去，舉目一看，見她容貌端好，倒不像小家兒女，問他的話，清清楚楚回答，與老王所供無二。又喚兩個假婿上去，見週二的相貌清秀，與壽姑卻是一對；方大面目粗俗，不及週二遠甚，心中便有配與週二的意思，便向兩告道：「這節事，恩撫與本生俱可作主。你兩下既不能作主，來求本縣作主，今日本縣自有作主的道理。」吩咐把壽姑送進內堂更換衣服，又命整備香案，喚鼓樂伺候。斯時，看的人擁滿縣庭，俱茫然不解。有的道：「想是要與他當堂結婚。」有的道：「斷還沒有斷定，教與那個做親呢！」私下議論，紛紛不一。

話說壽姑來到內堂，見了裡邊太太，忙即下頭去。那太太又是極賢慧的，常勸丈夫做好官，行好事，見壽姑生得好，便有哀憐他的意思，賞他新衣數件，插帶數事，打扮得壽姑如花似玉。一到堂上，眾人注目爭看，越發容顏美麗。斯時，錢監生亦在人叢中偷看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肚去。只見太爺吩咐道：「女子配人是終身大事，況夫妻緣分皆自上天主張，本縣已將兩婿姓名寫就兩圖在此，你去跪在香案前暗自禱告，信手去拈，拈得的便是汝夫，本縣即與配合。」壽姑此時只得任天由命了，便到香案前伏地暗祝，遂拈一圖呈上。太爺拆開一看，見是姓周的，便大喜道：「好，好。」吩咐即行合巹禮。

斯時，老王在旁唯有哭泣，不敢言語。賽葛忙唆尤大跪上道：「女婿並無居房，小人情願領回出嫁。」太爺大怒道：「你敢在本縣前弄鬼麼！」喝令在案人犯一齊趕出，單令週二官、壽姑在此成親。又問週二道：「你有住屋麼？」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太爺便發二十兩銀子，吩咐書投，叩在衙門近側借屋三間，牀帳被褥食用等物一一備好，又賞他紅綢兩段，整備轎子一頂，以便送歸。

斯時，看的人益發如潮如海，把縣堂塞滿。只見太爺端坐上面，左右排立兩旁，吹手動起鼓樂來，掌禮人依然念起詞賦來。新人交拜天地，又朝上拜謝太爺。然後壽姑坐了轎子，週二官肩披紅，轎膠先走。送出縣門，太爺退堂。一路喧聲不絕，齊道：「一塊天鵝肉，送在週二官狗口中去了。」

錢監生回到舖中，埋怨張、李二人道：「生米煮了熟飯，倒作成別人去了！」二人道：「頭水茶沒得吃，開水原有得吃的。明日去催週二官領了妻子回到崇明，依舊讓你受用便了。看官曉得，若錢監生此時竟割絕了念頭，張、李二人也不要再圖事成相謝，可安然無事了，只因奸謀不已，以至當堂受苦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夫妻二人，回到住處，伴婆遞過合巹杯，說：「太爺吩咐，不許在此攪擾，我們是去了，請兩新人自用夜飯罷。」說罷，眾人一齊散去。兩新人堂上鬧了一日，腹中各有些餓了，見有現成夜飯，遂對坐而食。壽姑見官府如此抬舉，又嫁一好丈夫，心下甚是歡喜。週二官卻有錢監生一邊牽掛，只管呆坐著。壽姑先開口道：「你的情事，吾已有些曉得。如今既作夫妻，不妨向我直說。」週二官見妻子問他，便將錢監生要你為妾，僱我充作假婿，今雖弄假成真，恐他日後尚有話說，細細告訴壽姑。壽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那方姓女婿也是假充的。今有太爺作主，怕他怎麼？將來我與你同到繼父身邊過活。繼父是極愛我的，一定收留。若崇明那邊，你也不要去了。」二人說得入港，遂解衣就寢，枕席上唯感縣主恩德。

再講太爺心中，錢家要買妾的情節雖未深知，但看堂面上光景，頗自疑心，次日起來，即吩咐衙役道：「週二那邊，著你們留心察訪，倘有人去吵鬧，拿來見我。」看官可曉得，事已審過，為何還要察訪？因昨日審問時，察看情形，但見老王亂滾亂叫，尤大反不見喜歡，便知其中另有情節，女婿是假的了。因相女配夫，欲成就好事，故將計就計，托天之意，斷與週二配合，其實兩圖

皆寫周姓。恐成婚之後，尚有他故，再遣人察訪。此官府細心周到之處。

卻說差人在週二住房對門茶鋪裡頭吃茶，一到午間，見張、李二人同了尤大走來，催他夫妻同往崇明。週二官隔夜已聽了壽姑這番說話，便膽壯起來，回得割割絕絕。二人便罵二官欺心，二官亦罵二人欺心。壽姑亦出來數說父親。彼此正在爭論，卻好兩個差人聽見對門喧嚷，便走攏來道：「太爺正差我來相請三位，有話去對太爺說。」扯了便走。三人驚得呆了，便向差人求饒。差人道：「我肯饒你，太爺卻不肯饒我。走走走。」又向週二官道：「你也同去回話。」

一到縣前，差人先去稟知，太爺便喚週二問話。二官跪下，便將從前東人錢某如何叫他代替，他如何不允，硬逼著去，昨日見太爺當堂配合，他仍要拿去作妾的話細細說了一遍。太爺聽罷大怒，便叫進百曉、賽葛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兩人為何串合姓錢的買良為妾？」二人猶自抵賴。太爺吩咐一齊夾起，衙役如狼似虎將夾棍緊緊收攏。兩人如殺豬一般叫喊，說：「願招！願招！」太爺喝道：「既然願招，從實供來，尚有一字涉虛，活活敲死！」兩人從鬼門關上才進得轉來，那裡還敢隱瞞，便將實情一一供招。太爺遂拔硃簽一枝，差人去拿錢監生。

不料錢監生聞知張、李二人同尤大叫去，正在衙門前探頭探腦，衙役見了，鷹拿燕雀，將錢監生拿到。大爺便喝道：「你是崇明人，敢在這裡亂法！」錢監生那時嚇得魂已沒了，唯有叩頭道：「監生知罪。」太爺喝令取供。錢監生只得亦將實情供出。取過供後，逐一發落：

張賽葛、李百曉造謀助惡，各人重責四十，枷號三月示眾。尤大串謀女，杖四十，不許再去攪擾。錢監生圖良作妾，設計遺囑，重杖四十，再候定罪。

眾人伏地受杖，打得皮開肉爛。看看輪到錢監生，皂快便拖下去。錢監生抵死哀求道：「監生願罰，求全監生體面。」太爺高唱道：「本縣只打外來流棍，不管你監生不監生！」衙役見本官動怒，便扯手的扯手，扯腳的扯腳，按倒地上。可憐錢監生生長富家，從未受過痛苦，那裡當得起打？才打一下，好像曲蟠踏了兩頭，把身子亂扯；再打一下，「爺娘皇天」都哭出來；打到第三板，連喊也喊不出，只思尋一地孔鑽將下去。滿堂人掩口而笑。

太爺也覺好笑，且叫放起，問道：「你究竟願打呢，願罰？」回說：「願罰，願罰。」太爺道：「你既願罰，該罰多少？」錢監生哭道：「任憑太爺吩咐。」太爺道：「造化你這狗頭！你尚該三十七板，沒有打得，罰你十兩一板，快快拿出三百七十兩銀子來與週二做本錢，便饒你打！」錢監生尚要支吾，太爺說：「你既不願罰，從新打起。」皂隸呼喝一聲，錢監生尿屁都嚇出來了，連聲道：「遵太爺明斷！」太爺道：「既然遵斷，速即取來交與週二收領。」錢監生涕流滿面，一躑一拐，跟著差人，拐到鋪中，兌足三百七十兩銀子，當堂交代。太爺又喚老王到堂，對他道：「昨日你失了一女，今日加還你一婿。況你婿已有本錢，盡穀經營，領去同居，便終身有靠了。」喜得老王叩頭不已。又取了錢剝皮不敢攪擾「遵依」，發放已畢，人人稱快。

且不言受杖者各自叫苦不已，單說老王忙忙接了女兒、女婿到家，一天愁事，變為一天喜事，合家快樂，供著太爺長生牌位，朝夕焚香，祝頌福壽綿長，上海人至今傳為美談。

或問：「如此好官府，做書人何以不標出姓名，使人人曉得呢？」不知此係近日之事，人皆現在，說了一邊好的，便形出一邊不好的來，招人怨恨，不如渾融些的為妙。要曉得這樣好官，世上能有幾十？就是不寫姓名，人人可以摹想得出來的。觀此書者，見老王為人忠厚，畢竟有女兒女婿靠老終身。錢監生、張、李二光棍設盡機謀，遇了賢明官府，失盡體面，還要領受官刑。奉勸世人，須個個把良心端正，不要妄作妄為。古語說得好：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差來早與來遲。」

為人須要存心正，貪色貪財惹禍端。

演出眼前真實事，泥人木偶也心寒。